



散文的诗意美

赵泽州

近日，我把朱自清先生的散文作品通读了一遍，感受其文字的细腻、精练、隽永的魅力，不仅入迷，还会产生那种欲罢不能、一探究竟的阅读欲望，这也许就是文学给人的一种真实的力量。

朱自清的散文有一种独特的诗意蕴含其中，增强了文字的表现张力。主要原因为朱先生首先是一位卓越的诗人，如他的抒情长诗《毁灭》影响非常大，后来他专攻散文创作，辛勤深耕数十年，散文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过了诗歌。朱自清散文创作拥有浓厚的诗歌的底子，使其文风独特而富含韵味，但又不同于散文诗，倒可以说是白话文化的赋，他说：“赋是诗与散文的混合物。”（《论“以文为诗”》）散文《阿河》这样描述主人公，“她两颊是白中透着微红，润泽如玉。她的皮肤，嫩得可以掐出水来；我的日记里说，‘我很想去掐她一下呀’”，这种富有诗意的浪漫色彩的表达，营造出一种特别的氛围和意境，令人感受到一种滋润心田的美妙情感。名作《荷塘月色》中诗意的表达，更是俯拾皆是。如，“杨柳的丰姿，便在烟雾里也辨得出”“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渴睡人的眼”“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等等，把荷塘周围的月色烘托得如此迷人，既是现实的反映，又超越了现实，如果作者没有细致入微的洞察和凝练的文笔，不会有如此高超的艺术表现力，故此作成为了经典。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引》说：“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满贮着那一种诗意。”

朱自清以真挚的感情，描写个人和家庭生活，表现父子、夫妻、朋友之情，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展现得淋漓尽致，高超的艺术感染力可使读者同频共振，直达心灵深处。如《儿女》一文写道，“我现在已是五个儿女的父亲了……做丈夫已是勉强，做父亲更是不成……去年父亲来信，问起阿九……信上说，‘我没有耽误你，你也不要耽误他才好’我为这句话哭了一场”，先后写看养孩子的不易、孩子们的吵闹对他写作的影响、打孩子的无奈、伴随孩子成长的快乐，以及为孩子操心、如何教育好儿女等，通过精练的文字，把琐碎的家庭生活写得有声有色，以及作为一名合格的父亲的那种“蜗牛背了壳”的“不自在”，并将浓厚的父子之情融汇在整篇文章之中，读起来非常感人。名作《背影》写父亲给他买橘子和写信，这篇作品是朱自清经历了与父亲的冲突与和解之后写的，虽有矛盾却又始终由割不断的父子血缘关系维系着，“爱”与“被爱”的父子之情浓缩为“背影”加以饱满呈现，这是多么令人动容的亲情啊！

总而言之，朱自清的散文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一道温润而深刻的风景。他以诗人的笔触写散文，使文字浸润着诗意的隽永与灵动，无论是《荷塘月色》中的光影流转、《阿河》里细腻的人物描绘，还是《旅行杂记》《海行杂记》关于旅行中引人入胜的记述，皆展现出其高超的艺术表现力。更动人的是其文字中流淌的真挚情感，如《背影》《儿女》《给亡妇》等篇，以平实笔触勾勒厚重亲情，触动几代读者的心灵。其散文兼具诗意的意境、情的深度与思的锐度，语言精练而富有张力，在中国散文史上留下不可替代的经典印记。

经典漫谈 (96)



自己的沙场

——《俯仰之间》后记

刘平清

犹记20年前，写《百姓知情 天下太平》后记时，我感触更多的是内心的纠结、未来何去何从的彷徨，与灵魂的挣扎与分裂。随着年岁的增长、阅历的丰富、生活的磨砺，今天的我言谈举止之间，虽然没有逼近耳顺之年应有的成熟与世故圆滑，但多少也增加了些圆润、练达与通透。坦荡如昔，坦率依旧，只是少了年少时坦率中常有的尖刻、某种智力上的炫耀。人生的滋味，非清理而不能体悟。老怀不似少年豪。最近这段日子，无数个黄昏，无数个清晨，工作之余，在修订旧作之时，我的内心获得了刷机所没有的宁静、充实与丰盈。

感谢广州市原市长陈建华先生，在除夕之夜，发来精心撰写的序言。字字珠玑，饱含深情。既有对我们之间“冥冥之中有如量子纠缠般不解的缘分”的追述，又有对我推进“广州学”研究的殷殷期许。从序言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认认真真读过我书中他认可的一些篇章。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在广州远郊的美林湖畔，在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在无数个微信电话的祝福声中，在儿孙绕膝、美酒家宴的热闹中，他居然能静下心来，完成序言最后的修订。通读数次，感动之余，我也在想，是否能对得起这份深情厚爱和沉甸甸的托付呢？

2月28日，2月最后一天。美军和以色列突然袭击攻打伊朗。远方的战火，无情地吞没了无数个无辜的生命。这一天，广州春雨绵绵，时停时下。结束一天的工作，我走出办公大楼，漫步花城广场。抬眼望：远方小蛮腰云遮雾绕，半个身子躲在云雾里；近处，珠江边的草丛，叶片上带着露珠。吸足了水分的木棉花，本来就厚实的花瓣，更显得沉甸甸的；黄花风铃木的花朵缀满雨珠，欲滴未滴，颜色更加鲜亮；树下绿草丛中，白的、红的、紫黄的花花朵朵，为大地铺就了一块天然的美丽的地毯。被雨水淋湿的马路，有些湿滑，有些发暗。大叶榕树下，散落着厚厚的半黄全黄的落叶，残留在枝头的叶子，还在做着最后的挣扎、最后的留恋、最后的告别。时间的暗流下，新芽正从往事的裂缝里

挣出，一点一点地向最后的蜕变积蓄着力量。几天后带给人间的是满树绿色的篷帐，带着光亮的像涂了一层光蜡一般的新叶，闪烁着只有春天才特有的嫩绿青绿。

从来没有一个春天会辜负我们的期待。云散云生，花开花谢。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树丛中偶尔传来小鸟的呢喃啾啾，江面上不时掠过水鸟的翩翩舞姿。江边的微风，似有若无。飘然而下的一片叶子或花朵，又让人能感觉到微风的无处不在。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但此时，我没有春天的惆怅，脑海里浮现起佩索阿的短诗：“轻轻地，轻轻地，极轻极轻地/一阵风极轻地吹过来/又吹过去，依然是极轻的/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也不想知道。”——每当从日常世界、日常生活抽离出来，哪怕很短暂，我都会涌出一丝满足感与幸福感。脑海里回荡着短诗《我是一只小小小鸟》的歌词：“所有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啊，你们好不好？”

岭南的春夜，没有凛冽的寒风。窗外的暮色漫过书桌。台灯投射的暖色光晕下，似有若无的细雨声中，坐在电脑屏幕前，我修订这篇拖延已久的后记。夜渐渐深了，安静得能听到指尖敲打电脑键盘窸窣窸窣的暗沉声音；安静得能听见脉搏的跳动与大脑的喧嚣沸腾。内心的声音、内心的欲望、内心的向往，似乎从夜的寂静中跳脱出来。人的内心深处，如同一个容纳一切可能性的、黑暗而虚无的“夜”。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暮色降临时才展翅飞翔。我想起了歌德笔下，那个困顿在书房中的浮士德博士。想起了30多年前攻读俄罗斯文学时，读完莱蒙托夫后撰写的读书笔记的题目：漂泊的灵魂栖息在何处。谁不是在理想与现实、欲望与良知、沉沦与超越中挣扎？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眼中山水，心中人物，胸中天地；窗外阴晴，身外沧桑，世外沧桑；借助键盘，穿过屏幕，齐聚心埠。

一念骤起，万缘汇聚。
星辰不落处，山海有回声。
（《俯仰之间》，刘平清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6年4月第一版，后记本报发表时有删节。）

捕捉细节触发构思

迟迟



作者介绍：迟迟，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山西文学》《黄河》《都市》《鸭绿江》《当代人》《乡土文学》《津河文学》《太行文学》等刊。《浮生》获2022—2024年度“赵树理文学奖”短篇小说奖。

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敏感，能迅速捕捉到站在我面前或者擦肩而过的这个人的神情和举动，并对拥有这样神情举动的人的身份职业以及背后的故事进行揣测和猜想，再将这个真实的人物形象和发生的瞬间画面放置到一个虚构的故事情节和情境中去。这个情节需是有关角色性格表达、容易触发故事核心冲突和人物走向的。这样，一个有真实感的故事就产生了。

一个人完全处在一种环境中，就会养成一种特定的状态，呈现出来的模样和背后原因，这个人是不自知的，我是这样，其他人肯定也是。当我的职业环境发生改变，进入一种新的环境中，作为外来者，很容易对长期处在这个环境中的人产生旁观者的观察。我会用相对冷静的眼光审视这个人物。一个职场中的小人渴望通过不断攀爬，获得更高级的身份地位认同，这是现实的，令人理解又值得反思。特别是当权力、金钱、情感等欲望产生和发生变化时，更容易激发人性的流露。

于城市肌理中探寻人物内心

从短篇小说《钟楼街》谈起

高璟

当两个出身背景不同的男孩爱上了他们共同的女同事，事情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作家浦歌在短篇小说《钟楼街》（《广州文艺》2025年第2期）中，对这个看似并不算新鲜的题材进行了极富个人风格的处理。他的小说向来不是可以一眼看到底的简单叙事，种种弦外音、梦中梦，比比皆是隐喻与幻想，都为整篇作品营造出一种雾里看花、甚至雾里本就没了花的感觉。因而，不同的读者对于他的作品几乎不可能形成共识，只能从各自擅长的角度去解读。

纵览小说全文，我看到的是两个男人之间的“战争”。他们最初曾是无话不谈的好友，“我一定要带你认识认识什么是钟楼街”，作为一个城市原住民，小说中的郝飞曾带着些许优越感，对“我”发出过这样诚挚的邀请。等等隔多年他终于兑现承诺时，钟楼街已改头换面，不过郝飞依然执着于展现那种优越，邀“我”通过一段隐秘的楼梯登上楼顶去见识城市的不同侧面。在前互联网时代，郝飞们的确掌握着太多的城市“密码”，足球巨星、外国电影、摇滚乐、发明射电望远镜的雷伯，家门口那家能买到各色杂志的邮局，乃至随手就来的小魔术……郝飞除了多闻善言，还外向自信，在异性面前敢于大胆出击，这些都像一根根刺，扎在“我”这个自卑敏感的乡下进城青年的心头。“郝飞为我打开了城市的奇异之门，我将不断地突击，试图抵达那个神奇领域的最中心。”这是乡下进城青年们的倔强，也是他们努力追赶城市脚步的下意识行为。

但令人伤感的是，无论是志得意满的钟楼街原住民，还是乡下青年，他们都没能从人生的游戏当中胜出，无论是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还是在追求职场升迁的道路上。作

品要传达的主旨已显而易见，两人之间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根本毫无意义。

浦歌的小说常常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他不仅善于记录所见，更擅长观察自我，“他所叙述的故事既贯穿始终的发展主线，也无任何冲突的发展和升华，传统的时空概念解体，描写景物、安排故事的束缚被打破，强烈的社会情绪、深深的内心体验和复杂的变态心理蕴含在矛盾层面的表现中”，我将这段译者对卡夫卡的评论拿来描述浦歌的文字，居然如此贴切。

阅读浦歌的小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他的写作风格被他所阅读过的海量书籍所影响，结构跳脱，句式复杂，虚实相间，每一句都携带着丰富的意蕴。他擅擅长场景营造，以动态的叙述视角耐心地在纸上构筑一个又一个文字的立体迷宫，将那些与现实若即若离的人物安放在在迷官的不同角落。而他那种充满了高浓度信息的写作方式，又让我想起了博尔赫斯，他以深邃的哲学思考，虚实交织的叙事结构和对时间、无限、梦境等主题的探索而闻名，阅读浦歌的许多作品同样会有这种感受。比如在《钟楼街》一文开头即引入“曼德拉效应”这个词汇，如同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那座记忆迷宫的大门，任由我们寻找各自遗失于其间的隐秘往事。

从目前所见的他的作品中，我看到了被他反复书写的两大主题，即一名中年知识分子充满酸涩的童年乡土记忆与他在都市中飘泊多年的生活记录。

在他笔下，即使出现一些很日常的情节，也都被他赋予了多重寓意，这自然会增加我们阅读理解的难度，但一旦读

进去了，就会在不知不觉间被他的文字牵引至一个我们平时很难到达的思辨层，正如他在《钟楼街》一文中描述的那座32层办公大楼中电梯无法停靠的“隐匿和无名的一层”。

除了钟楼街，浦歌的作品中常常密集地出现众多的太原街巷名，甚至有具体的工厂、邮局、书店、理发店、诊所的名字，那些熟悉的地名，不仅让故事得以落地生根，让现实的人间烟火升腾，同时也拼贴出了浦歌笔下不断延伸的文学版图。在那里，无数的男女与你我生活在一个平行时空中，他们有着与你我相同的现实境遇，但同时也拥有他们独特的内心隐秘。而浦歌更想让我们看到的，显然是基于现实境遇之上的那些隐匿无名的、复杂难言的个体感受。

随着城市化发展的进程，当代都市文学已逐渐从线性情节转向“极繁主义”叙事范式，在弱化传统故事结构的同时，转而重点聚焦人物内心流动与城市精神肌理的交织，浦歌正是这样一位具有先锋意识的实验者。他对太原的触摸与品鉴，也正是在走上了这条路上。

有人说，每个人都应该是自己人生剧本的主角，但我们常常无暇顾及自己心底的那个声音，只是被生活、被工作、被各种外界因素裹挟和影响，日子过得匆匆又匆匆，不经意间就活成了别人剧本里的“路人甲”。于是，帮助小人物找回主体感，就成了许多作家自觉肩负的创作使命，他们力求刻画出一个有着平凡却丰富内心世界的人物，让他们成为自己故事的主角，在文字中给他们提供呐喊、倾诉、自白甚至忏悔的机会。

就让我们在浦歌的文字中寻找那个一直被忽视的自己吧。

便利店里遇见文学

马忠

年初，作家刘震云在郑州一家便利店的文学角写下“街上走着的每个人，大家都辛苦了”，寥寥数语引得路人纷纷驻足、接力续写。在“大文学观”深度融入当代文艺创作的当下，便利店文学角走红，“便利店文学”悄然兴起，让我们看到了文学回归生活、贴近普通人的本质与诉求。这种从街角便利店生长出来、经由大众随手写下的文字，并不是文学的“降格”，而是“大文学观”在日常生活中的生动体现，也为我们理解新时代文学的形态和价值，提供了一个亲切的视角。

“大文学观”主张打破精英与大众、殿堂与日常的界限，认为文学是人类精神活动的自然流露，不只属于专业写作。从这个角度看，“便利店文学”恰恰呼应了这样的理念。它跳出了传统的创作模式，依托便利店这个充满烟火气的公共空间，让文学走出书斋，进入外卖员、学生、老人的生活点滴。写在便利店小黑板上的句子，没有华丽修饰，没有复杂结构，却能借对日常语言的轻轻点染，把“妈妈的菜总过期”的愧疚、“日子刚好经过”的惘然，化作能够触动普通人的诗意。这种诗意并非精心雕琢，而是生活情感的自然浮现，是普通人对自己生活的真实记录——它告诉我们，文学从来不只是少数人的事，一日三餐、琐碎日常之中，本就蕴藏着最生动的文学可能。

“便利店文学”的出现，也折射出当代社会某些精神需求和文化趋向。一方面，它是信息时代文学表达的轻巧适配。在快节奏、碎片化的生活中，长篇小说难以承接即刻的情绪，而便利店文学就像数字时代的“小诗”，迅速捕捉一闪而过的感受，拼贴出当代人真实的生活痕迹。这种轻量、即兴的书写，让文学不再显得遥远和沉重，成为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情绪出口，也让我们看到大众对表达自我日益强烈的渴望。

另一方面，它也是对“附近消失”的一种温柔回应，是在重建微小而真实的精神联结。当现代社会越来越让人与人之间疏离，便利店的小黑板却成了一个情感纽带。从最初有人写下“大家都辛苦了”，到后来顾客不断接续、彼此回应，这种“你写我读、共同书写”的互动，把文本的共鸣带进了现实空间。一句留言就是一次对话，一次续写就是一份默契。陌生人之间，凭借一方小黑板完成心灵的相遇。这种跨越身份的文字交织，不仅温暖了个体，也在城市喧嚣中，筑起一座座带有烟火气的“精神小站”，让“附近”重新变得可触可感，让孤独的个体听见彼此的回声。

说到底，“便利店文学”的价值，不在于能否成为传世经典，而在于它让我们看见“文学就在身边”——文学不必端坐高堂，也不必远离尘世。它可以只是便利店窗前一语轻声的感叹，是陌生人之间一次偶然的文字照面，是生活本身自然而然开出的诗意。在“大文学观”的视野下，我们应当珍视这样的文学形态：它把文学交还到“人”的手中，让诗意生长在生活的土壤里。它也提醒我们，文学最打动人的力量，始终来自对普通人生活的注视、对平凡情感的珍重。



《俯仰之间》书影

1988年秋，我的一篇小小说，发表于家乡襄阳地区文联主办的期刊上。这是我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近40年过去了。为“稻粱谋”，我撰写了大量的各种类型文字：学位论文、学术论文、新闻作品、策划方案、调研报告、请示、述职、总结、民主生活会对照检查材料、检讨、说明、声明、讲话稿，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实用类文字之外，我还创作过许多散文随笔类文字。收录于本书中的文章，有部分在个人博客微信微博公众号等网络平台上刊播，许多发表于我曾经供职的三家报社：《广州日报》《太原日报》《河源日报》，同时散见于《中华读书报》《读者》等。

这些文字，时间跨度比较大，最早刊布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最晚则是2022年岁末。还有极少数，此前只是电脑上某个文档的片段，这次整理书稿时才修订成文。从中不难看出，近40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变在一个读书人心灵深处投下的波影。

王安忆把散文视为“情感的试金石”“它们是完全裸着的精神，是灵魂的直白”。散文随笔要能表现一名写作者生命的情致，包括作者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体验。这是它和实用类文字最大的区别所在。收录于本书中的许多文字，未免有些粗粝，我并不满意。但灌注在文字中的情感，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感受，真实真挚充沛。一个人的情感和感受，很难作伪。一伪丧百诚。这些文字，至少没有套话空话假话官话蠢话大话。当然，如果这些文字完全只是我个人情绪或行为的书写，它就只能在私人领域中打转，只是我个人的浅唱低吟、自娱自乐。这些篇章，是向外的张望，也是向内的探寻。所有向外的求索，最终都是向内深挖。两者的交织交融，或许仍然能给有心的读者以启迪吧？